

王蒙文存

冬之丢失

散文随笔 杂文（一）

王蒙文存

冬之丢失

散文随笔 杂文（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文存 .14, 散文随笔、杂文 .1/王蒙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9

ISBN 7-02-004307-0

I. 王… II. 王… III. ①王蒙-文集②文学
-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888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印制:李 博

王 蒙 文 存 (十四)

WANGMENG WENCUN (14)

王 蒙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9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25 插页 3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02-004307-0/I·3272

定价:25.00 元



2001年在泰国诗琳通公主家中，左五为诗琳通公主

目 录

散文随笔 杂文(1948—1991)

春天的心	(3)
春满吐鲁番	(5)
民丰小记	(17)
诗,数理化	(21)
敬礼,合金钢	(23)
祭长者——邵荃麟同志	(26)
国庆的礼花	(30)
萨拉姆,新疆!	(32)
我们搞的都是人学	(34)
我收听了《梦幻曲》	(35)
一个甘于沉默的人	(39)
在贝多芬故居	(42)
隔山乱弹 ——记在柏林欣赏的一次音乐会	(45)
浮光掠影记西德	(48)
火热的怀念	(72)
别衣阿华	(75)
旅美花絮	(82)

故乡行

——重访巴彦岱	(139)
伊岭岩的启示	(146)
冬之丢失	(150)
墨西哥一瞥	(155)
橘黄色的梦	(167)
雨中的野葡萄园岛	(171)
音乐与我	(175)
华老师,你在哪儿?	(180)
比怀念更重要的	
——看《青春万岁》搬上银幕	(184)
安息吧,鞠躬尽瘁的园丁	
——悼萧殷老师	(188)
清明的心弦	(192)
西沙之什	(194)
南海三章	(202)
三峡	(207)
雨	(211)
船	(214)
国庆小札	(218)
伊犁,我没有离开你!	(221)
塔什干晨雨	(223)
我们明朝就要远航	(228)
塔什干一撒马尔罕掠影	(234)
苏丽珂	(241)
大馅饼与喀秋莎	(248)
访苏心潮	(253)
访苏日记	(281)

何期泪洒“江南”雨	(307)
心声	(310)
奶茶	(312)
《笔会》与《青春万岁》	(314)
我的一日	(316)
清晨的跑	(319)
对于书的渴望	(321)
天涯海角	(323)
飞沫	(325)
给陶萍同志的信	(328)
与诗琳通公主会见	(329)
鳞与爪	(333)
羊拐	(337)
满面春风的克里木·霍加	(338)
苏州赋	(341)
吻	(344)
意见	(345)
从实招来	(346)
哭老铁	
——并哭鲍昌、莫应丰	(349)
忘却的魅力	(353)
别有风光的堪培拉	(356)
佛罗伦萨一夜	(358)
我可以在读书上下点功夫了	(360)
吃的五要素	(361)
永远的美丽	(365)
三访大连	(367)
又见伊犁	(369)

海的颜色	(372)
新疆的歌	(374)
无花果	(378)
宰牛	(380)
作家的书简与友谊	(382)
四月的泥泞	(385)
我们大队的同事们	(388)
搬家	(392)
富有兄长之风的苏策	(396)
我爱喝稀粥	(397)
榴莲	(401)
妹妹正在浇花呢	(403)
论“眼不见为净”	(404)
激动与沉思	(406)
北京——祖国	(410)
关于“自成一派”与“一鸣惊人”	(412)
我们三十岁	(414)
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417)
历史在庄严地行进	(422)
痛苦三章	(426)
长的一解	(431)
话说“一口咬定”	(433)
从这件不愉快的事所想起的	(435)
点名与署名当议	(438)
高楼与彩电	(442)
成功的路	(444)
不算寓言	(445)

皮实的诗	(447)
也算学问	(449)
随感三则	(455)
说“吹牛”及其他	(457)
诬告有益论	(462)
且说长城与龙的评议	(465)
话说“红卫兵遗风”	(468)
民主的代价与选择的必要	(471)
福尔摩斯是无赖吗?	(474)
感伤	(476)
喜悦	(478)
烦恼	(480)
嫉妒	(481)

散文随笔 杂文

(1948—1991)

春 天 的 心

春天的心活在春天的人的身体里。

春天的心是活跃的,生气蓬勃的,充满了活着的力量。春天使人爱生活:看呀,桃花的骨朵,柳枝的嫩芽,牛毛似的小雨簾子般地挂着,一切多美。生活本身是可爱的呀。听呀,池水的潺潺像低唱一首甜蜜的恋歌,晨鸟的啾啾像喁喁的情话,远处的孩子们唱了:

青草生
花儿红
斜织细雨里
老牛驮着牧童……

这嘹亮的歌声使春天的心朦胧了,沉醉了。

噢呀!翘起鼻子,刚下完雨的潮湿气息,钻进你的鼻孔,使你的心痒痒的。玩吧,跳吧,高歌吧,舞蹈吧,暂时忘掉你的痛苦。我们都是小孩子,应该有小孩子的心,而小孩子的心便是春天的心呀!

春天的心又是懒洋洋的一股子劲儿。朋友,你可晒过春天的太阳?倚着树、靠着墙,闭上眼睛,让金黄色的太阳从头至脚抚摸你,你感到和暖,你感到舒适,身子散了,软了,像棉花一样;身子轻了,没有丝毫重量。于是你的身躯自然地摇摆着,飘,飘,飘到天空里,坐在白云上,和云雀一同唱歌,和风筝一同跳舞。说起风筝,你可常听到风筝铜铃寂寞的嗡嗡的声音?还有远处的空竹声也是相像的。它使你

每个细胞都酥软了，它使春天的心荡漾在那声波里。听到之后你或者便颓然卧在草地上，让小野花的黄蕊洒在你的鼻孔里；你或者会兴奋地跳起来，喊着说：“我们生活在春天里，我们生活在阳光里，我们生活在春天的阳光里！”本来嘛……

春天的心是美好的，善良的，纯洁的。因为美以大自然的为最美，而大自然的美表现在春天。你知道春山：远望苍翠欲滴，郊外踏青便是为了欣赏春山呀。你知道春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你知道春花春草，流行歌曲不是这样唱吗：“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通俗的对子，不是这样写吗：“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你知道春雨：“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你知道春宵：“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以及什么“月移花影上栏杆”……好了，这些歌颂春天的句子是实在写不完的；人在这美的结晶里，丑恶的会变成美善，污浊的会变成纯洁。春天本身便是诗，何待写她在纸上？而春天的心，便是诗里的诗了。

虽然如此，春天的诗和含苞待放的春花一样，和刚伸出头来的草一样，是幼稚的，是脆弱的。她是才入世的小娃娃，而不是千锤百炼的勇士；她是呢喃倩舞的小燕，而不是在狂风暴雨里挣扎的海燕；她是小花而非大树，诗歌而非枪炮（请恕我这句话似乎包括对诗歌的不敬）。但是，春天要被更成熟、更热情、更坚强的夏天代替，春天的心也变成钢铁的心了。

1948 年

春满吐鲁番

哪一个不曾欢跃地迎接过春天？哪一个不曾为春天的到来而感到熨帖心灵的欣喜？但是，让我这样说吧，我还没有见过，没有见过像今年吐鲁番的春天这样饱满、这样温煦、这样闪耀着无尽的生机的春天。

宜人最是春早

苏公塔渐被遮住，一排圆拱屋顶闪露了出来。运肥大车的挽马摇鬃长嘶，像对我们表示欢迎似的。田间接地的社员，此起彼落地挥舞着砍土镩。我们的车子颠簸着驶入县城北门，刚过银行大楼，就被修路的人群阻住了。司机一边倒车，一边赞叹说：

“这路修得真快！”

好红火的修路工地！白发、红颜、职工、农民、干部、学生，各族人民聚在这里。拆城墙的拆城墙，刨树根的刨树根，赶驴车的打着唿哨，挖植树沟的弓着脊背。他们掀起了漫天灰土，厚重的沙尘中显出一张张质朴的笑脸与一双双放光的眼睛。路旁渠水上浮游的鸭子，凝然地歪着雪白的脖颈，呆望着这一切，似乎在寻思为什么今年的春天是如此的不平静。

春节才过，在乌鲁木齐登车的时候还冷得不住地跺脚，下车的时候却是汗水涔涔了。尘土和着汗水，在我们的脸上印下了春的痕迹。

同行者说,这十多米宽的干路将铺上水泥,从此就不会有尘土的威胁了。

步出东门,一路上毛驴来往穿行。有一头驴驮着三个巴郎子,后面的攀着前面的肩,混在一起的笑闹声透露出童年的欢乐。一个戴着可可色大头巾,穿着玫瑰色裙子的维族妇女,停在一家民居门口,下了驴背,用清脆的嗓音向人问好。原来,那家女主人正在街旁铺着线毯,曝晒积存的粮米。阳光灿烂,玩跳房子的小姑娘有的打着赤脚。宅旁是汨汨的流水,渠岸的小草儿已经逗人喜欢地绿了。果然,春风早度吐鲁番!

当晚,周末晚会的舞台上,也是一派春色。人们自编自演,载歌载舞,欢唱丰收,欢唱修路,欢唱去年冬天掀起的全面规划建设。县一中教师们表演的活报剧,尽情幻想着几年后吐鲁番的新面貌。剧的结尾,演员回到了当前,用维汉两种语言鼓励正在为实现这个不远的远景而辛勤劳动的观众,并且表扬了带头参加劳动的领导干部。台上和台下笑声和掌声交融一片,那热劲,那响声,简直要把这座小小的礼堂抬起来。

礼堂是春节前夕刚刚翻修完工的,可容三四百人,这晚上却到了千人左右,窗台上,墙壁边,柱子上,都紧紧地贴满了观众,大门口还挤满渴望看节目的人群。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拥挤的晚会,虽然坐得不舒服,秩序难免紊乱,却是那样盛况空前,充溢着腾腾的热气。

我们是到吐鲁番寻春来的,不待“寻”,春光已自四方八面扑来,令人应接不暇了。

道路通向新的高潮

第二天,我们到五星公社去。在公社管理委员会门口,放着许多崭新的木牌子,白漆油亮油亮,散发出一种使人联想起新建筑的兴旺

的气息。木牌上画着各种符号,写着“岔路”“桥梁”“时速限制”“鸣笛”等字样。这是社员们自动赶制的路标,他们要把心爱的新道路装备得齐全完美,像个正规的国家公路的样子。

多少年来,“农村”这个词儿总是一下子就使人想起坎坷蜿蜒的小路、高低散乱的田块和横七竖八的房屋。小农经济嘛,谈不上半点有计划的建设?如今,阶级关系、生产关系有了地覆天翻的变化,战胜灾荒之后生产连年发展,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胜利,人们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落后的农村面貌。去年,有些社员去石河子参观了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的规划建设,那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面貌,使他们深深地羡慕和激动。秋后,有些生产队便修起路来。自治区党委和吐鲁番县委领导根据群众的要求和生产发展的形势,派来了技术人员,开始了全面的规划,包括丰产条田、新居民点、防护林带、排灌渠系、田间路网……修道路,便是第一个战役。祖祖辈辈走惯了的狭窄弯曲的小道,将要被宽广平直的大路所替代,农村的面貌,从此要大变了。

我们到达的时候,修路工程接近收尾,第二个战役——植树和修条田已经开始。但是,人们仍然喜欢回忆一月份大修道路的情景。参加了县里和公社里的规划训练班,听了传达,干部和社员都兴奋地说:“这回,可知道社会主义的农村是什么样子了。”于是,五千人聚集起来,战胜了严寒冻土,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修起了五十几公里路,搭起了许多坚固的木桥。过去,维族谚语说:“火是冬天的花朵”,修路的社员创造了新的谚语:“火种就在人的身上,劳动才能使花朵盛开”。不是吗?数九寒天,十几岁的少年人穿着单衣干活,却仍是热汗淋漓,妇女们把孩子托付给临时托儿所,踊跃地投入了这个热潮,她们的衣着虽然比较讲究,干起活来却是一样泼辣,鲜艳的头巾与多彩的绸裙,正是冬日苦战中缤纷的花朵。雅尔湖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妇,特意走了十几公里来看新路新桥,看着看着脱掉了外衣,抡起砍土钎和大伙儿一道干起来了。幸福大队高龄的依拉洪老汉,坚决

要求分给他四十米的任务，怎么劝也劝不住。有三个留在村里积肥的小伙子，要求参加修路没被批准，哥儿仨一合计，就在收工晚饭以后去到工地，趁着月光，一晚上修了十几米。

他们给新修的路起上动听的名字：“光明路”“幸福路”“高潮路”……并统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路”。正是“社会主义的路”，才无比地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幼。当碰到地形障碍或房屋的阻挡时，技术员计划绕个弯子，社员群众却不答应，他们宁可多挖、多抬几十方冻土，多拉几车沙石，甚至搬移房屋，也要把路修平，修直，修科学，修理想。他们的道理简单而又明确：“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路嘛。”

路修好了，人们走在笔直的新路上高兴得唱起歌，跳起舞。有的老乡收工很长时间了，还久久地躺在新完成的便桥上，舍不得走。上游大队的吾斯曼，清早去淘坎儿井的时候还走的旧路，傍晚收工，大路已经畅通，他快活地沿着新路大步向前走啊，走啊，一直走过了自己的家门，一直走出去很远很远……回家以后，他兴奋地编了好几首诗。

是的，这不是普通的路，它的修建，是战胜各种困难和阻碍的硕果，是人民公社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一个象征，是新的生产建设高潮到来的先声，各族人民正昂首阔步，行进在自己建造的新道路上。

在阿尤布老人家里

许多次，吐鲁番的人们不无遗憾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得有点不是时候，花没有开，瓜没有熟，葡萄还没有结果啊！”

我们呢，感谢他们的关切，但也觉得，人们待客的热情和田园生产的繁忙景象，比什么都甜，比什么都好看。

从公社到五星大队，我们在沙石均匀的弧形路面上行走，只觉得足下生风，春光正好。透过春灌后田野上的氤氲，可以看见马拉播种机在播春麦，撒播改成条播，今年将大幅度地增产。是谁咚咚地敲响